“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记

平城到洛阳那条书法之路

崔莉英

从平城到洛阳，那是一条长长的过山过水的跋涉之路，那条路曾在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时，一个王朝的大军车辚辚马萧萧地渡过黄河南下攻伐刘宋，并获得了洛阳、滑台等中原要地，然后那个王朝的君以督虎牢关战事的名义赴河南，却去了洛阳那座氤氲着文化气息的城去看石经，那个跟随君王督战的以书法闻名平城的臣，在看洛阳石经的时候，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石经不仅仅是儒家的典籍，还是书法的范式。

皇帝亲自赴洛阳观石经，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石经的重视程度，或者他有了在平城太学外也刊刻石经供平城的学子们学习的想法，让国都平城的文化不输洛阳。只是从洛阳回师平城不久，那个君王抛下他的江山社稷走了，也把看石经的初衷留给了他的帝师以及他看重的臣，那君王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那臣是来自清河世家大族的崔浩。

在平城，书法大家首推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他们都是上承祖教，书法造诣颇深。北魏初年，崔宏、崔浩父子身居高位，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崔氏书法上承卫瓘，卫瓘祖上是代郡人，而崔浩的母亲卢氏是范阳书家卢谌孙女，作为一个书法世家的传人，想来崔浩赴洛阳看石经的心情是迫切的。

洛阳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是东汉年间刻录的，首开石经的先河，《正始石经》是曹魏年间用三种字体刻录的《尚书》《春秋》等经书，这些石经是洛阳太学的教科书，也是研习书法之人习书的范本。但战乱频仍，洛阳城头不时变幻着大王旗，石经也不是天下士子想看就能看到的，好在那场大战让洛阳划入北魏的疆域。彼时，北魏平城有了中书学、太学，但却没有来自先贤的石经，刊刻石经成为崔浩的一个执念，他想用那个执念来回馈先帝拓跋嗣对他的知遇之恩。

从那时起，崔浩开始给五经作注，开始书写《急就章》来给学书的学子们，求的人太多的时候，他把《急就章》剪开，一人拿一张条幅去临摹，然后再相互交换，历时多年，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书家，也让平城的书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书法也写得自成体系，和他的人一样棱角分明，刚直不阿。他为五经作注历时多年，把青丝也熬成了白发，也把学问做成了古代圣贤的高度。终其一生，在尚武的拓跋鲜卑王朝中，崔浩也为汉人臣子争得一席之地，皇帝重用汉人，平城学子们学习汉文化。还有就是他心里的那颗种子也开始萌芽，他获得了一个在平城刊刻石经石史的机会，把他的著述《五经注》和他主修的《国记》刊刻在石头上，这是他多年来心底的执念，也是一项可以让平城文化媲美洛阳文化的盛事。把《五经注》刊刻在石头上，平城学子们有了读正版五经的地方，也可以有学习书法的去处，把《国记》刊刻在石头上，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石头一样坚硬不朽，所以才有了历时几年的那个“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的书法碑林。只是当一个人的思维太超前、满朝文武跟不上的时候，很可能会徒劳无功，成为笑柄，正如那片立于通衢大道上书法碑林的命运，因为鲜卑勋贵的指指点点而遭到了毁坏，一代书法大家和他一生心血也随之陨落。

好在崔浩书法也逐渐形成一个流派，并延续了下来，与崔浩书法最相近的崔氏后人崔衡在献文、孝文两朝均被重用，再如黎广、黎景熙、郭祚等也皆习崔浩书法，他们成为献文、孝文两朝时的书法大家，那种用笔斩截方锐，笔画方硬峻拔，结体自由的书法风格，经常会落在平城墓志铭、造像题记上，然后站成了不朽的姿势，穿越千年时空便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平城魏碑的样子，正如那精挑细选的《平城魏碑十二品》便是平城魏碑的代表，具有荒率、自然、随性、天成的美感。只是少年皇帝拓跋宏嫌弃满朝文武跟不上他的思想高度，把都也迁到中原洛阳，那些平城书家车辚辚马萧萧地跟在他的身后，过黄河而随迁洛阳，并将平城的书风也带到了洛阳。迁都不久，孝文帝也曾带着一干臣僚“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历史细节似乎有些相似，只是那些书家和他们的后生学子们此后都浸润着中原文化的温润气息，书写方式自然也有了变化，便成就了后来洛阳魏碑的风格，一如今人在洛阳龙门古阳洞中看到的那十九方书法碑刻的体例，洛阳的魏碑和洛阳的石窟造像一样，都在由“拙”向“秀”渐变。

春四月，有幸随市委统战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家组赴河南，在河南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里看到了出土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残碑，那些石经隔着千年的岁月，穿越千年的时光出现在今人面前，看到石经时，那种悲欣交集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站在连风也比平城轻柔的中原厚土上，想象着千年前帝王将相赴洛阳看石经时的意气风发，感受到历史并不遥远，那些先贤的旧日时光和史书记载的细节触手可及，那些残碑虽无语，却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从流畅顺滑、含蓄跌宕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上的隶书，到带着马上民族彪悍方锐、筋骨瘦硬的平城魏碑书法，是那位叫崔浩的书法人皓首穷经终其一生努力的结果，无论是今天的《平城魏碑十二品》还是《龙门二十品》，想来都是魏碑书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些存留于无论是平城还是洛阳厚土上的魏碑书法，如同黄土地里的庄稼样质朴无华，一茬又一茬自然生长，然后长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模样，这样的书法可“上窥汉秦旧范，下察隋唐习风”。

作家张炯《诗文偕行》出版

本报讯（记者 永宏）近日，我市作家张炯新著《诗文偕行》出版。

《诗文偕行》汇集张炯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精选之作，全书分为《散逸随记》《蹉跎岁月》《漫卷诗书》《爱心涌动》《收藏研究》五部分。书中既有他对古都大同发展文旅事业的思考，又有对生活中日常琐事的真挚描述；既有他对名城形象、文明服务、古城保护的点滴认识，又有对城市未来的展望；既收录了他近十几年创作的七十余首新体诗和旧体诗，又有他对大同楹联文化的感悟；既有对明清家具的研究体会，又有对古建艺术的独到见解。书中还收录了他近几年创作的散文、小说、评论作品，独特的创作视角，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也透露出一名普通市民的文化情怀和责任担当。

张炯，从2004年开始从事公文写作，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作品多次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会员。他涉猎广泛，爱好楹联、书画、收藏，热衷于研究民间文艺。

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强为张炯新著《诗文偕行》作序。

大同市博物馆
一日阅尽千年

民间视听
抖音号：76804949657
大同今昔对比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抖音 短视频

大同市歌舞剧院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莺路樊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西口艺人”李军、王瑞芳夫妇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上表演二人台。 永宏 摄

文化遗产走进生活

——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元素就是从人文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从而释放出新活力，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新篇章。6月10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6月10日和11日，我市开展了众多历史人文特色浓郁的线上线下活动，旨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文化遗产走向大众。

6月10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平城区委、平城区人民政府、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旅集团主办，平城区委宣传部、市文化馆、平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平城区古城街道办事处、平城区文化馆承办，市体育总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山西品质文化传媒协办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在关帝庙广场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宣传展示+线下主题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大同市文化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宣传《非遗法》《山西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法规，并将有代表性的优秀市级非遗项目拍摄成视频专题片在网上进行展出，每个传统戏曲保护单位展出1期；利用城市大屏幕、电视台、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宣传大同非遗品牌活动；在抖音上添加话题“2023大同非遗日”“古都大同璀璨非遗”，由“大同文旅星推官”制作成小视频进行展示。线下在关帝庙广场和鼓楼东街开展“乐享非遗”非遗剧目展演、“乐购非遗”非遗购物节、“乐玩非遗”非遗体验活动、“乐赏非遗”非遗图片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上，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为大同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部分代表授牌。大同皮具、大同锔瓷、花丝编织、平城秀梅剪纸等技艺传承人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大同非遗的别样风华。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会长田德宏专为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计了几款炕围画专题展，吸引市民驻足观看，每有市民经过，他都一遍遍地向他们介绍着大同周边地区炕围画发展历程。剪纸艺术家吴秀梅用一张张剪纸诉说着她近年来深入社区、深入老年大学传授剪纸技艺的成果，市民无不为她的无私奉献精神点赞。花丝编织技艺传承人张世海用金属丝编织致敬“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根根金属丝幻化成形态各异的动物、外形逼真的车辆、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居家装饰的各式摆件，令观者大为赞叹。在关帝庙广场，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大同铜器、广灵剪纸、刘老醯儿醋、广盛源中医药、布老虎、大同结艺、广灵柳编、苦荞烧饼、大同皮雕、大同锔瓷、大同绳编等项目展示，还可以深度体验传统工艺融入生活的无限趣味。“西口艺人”李军、王瑞芳夫妇的二人台等非遗剧目演艺也让观众品出了大同戏曲的独特韵味。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成为此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数十块图文展板分布在鼓楼东街。精美的非遗图片，详尽的文字介绍，引得路过的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

在古城内县楼北街，由市北路梆子和耍孩剧种保护传习中心演职人员表演的耍孩儿《狮子洞》选段，妙趣横生，诙谐幽默，吸引众多观众观看。充满活力的舞狮表演，两只狮子起腾跳跃之间，尽显传统舞狮文化的动感。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以大同非遗戏曲为主题的“大同有戏——大同非遗戏曲展”，也让观众在观展中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展览展出各类戏服、头戴、乐器、剧本等100余件，通过“粉墨登场”“乐声铿锵”“非遗传习”三个部分，对大同以北路梆子和耍孩儿为代表的剧种进行了全面介绍，增强了观众对非遗戏曲的认识，彰显大同在民俗戏曲等方面的融合内涵。

在大同市博物馆总馆及分馆，一场场生动的社教活动，诠释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传递着大同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6月10日，经过升级改造后的平城记忆馆试运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平城记忆馆举办了“感受刻纸魅力，留住城市记忆”刻纸体验社教活动。不少参与者在动手中感受到了刻纸的魅力，体会着大同城市记忆中纯朴的民俗风情。

衍生自大同市博物馆藏品“莲花纹瓦当”的一种社教活动“莲花纹衍纸”不仅让参与者了解认识了莲花纹饰，而且更进一步向他们普及了北魏文化。

拓片技艺演绎平城神韵。6月10日，市博物馆推出了魏碑拓片制作活动。该活动通过授课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向参与者讲解了拓片这一传统技艺，使他们对平城魏碑有了深入了解。

金玉雍容，巧翠华贵。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喜用“翠”字来形容古代女子的温婉、俊美与娇俏。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古代女子戴在头上，越发显得典雅而高贵。从发夹、头饰，到扇子、屏风，从瓷器、漆器雕刻，到丝绸绘画，点翠工艺一直传承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工艺装饰。6月11日，在“大同有戏”非遗馆举行的一场“穿越千年的湛蓝——点翠”活动，让不少参与者感受到了生物之灵与装饰之美。

大同东风里辽墓葬俗及特点研究

大同市博物馆 王利霞

东风里辽墓南壁守门男侍图

东风里辽墓南壁守门女侍图

2011年4月，在大同市东风里东街北侧发现了一座辽代壁画墓，大同市考古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出土了铜、石、骨、瓷器等14件，墓葬壁画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壁画内容以及出土文物分析，东风里辽墓是典型的辽晚期墓葬，不论是从壁画人物形象上分析，还是绘画风格上细酌，都具有鲜明的辽晚期壁画特征。那么，东风里辽墓与以许从赟壁画墓为代表的辽早期墓葬有何不同？其葬俗特征与早期辽墓以及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辽墓又有哪些区别？笔者带着这些问题，多视角、全方位解读东风里辽墓墓葬形制、葬式、出土器物以及壁画等，以期对该墓葬葬俗特征有浅显研究。

一、关于墓葬形制的解读

大同市东风里辽墓形制为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近圆形，距墓室地面1.3米处用整砖起券，层层错缝内收叠砌，最后呈穹窿顶，整体形制类似于北方少数民族常居住的毡帐。这种墓葬形制在大同地区的辽墓中十分常见。那么，这种具有明显草原特征的墓葬形制是否是受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以及丧葬文化的影响呢？笔者查阅资料，将其与同时期内蒙、河北以及大同地区早于辽代的墓葬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墓室平面为圆形、顶部为穹窿顶式的辽墓形制并非完全是受契丹草原文化的影响。

据公开的辽墓发掘报告显示，辽上京地区（赤峰、通辽等地）最常见的墓葬形制多为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砌墓以及土洞墓等，其中尤以砖室墓最为常见，这点与大同地区辽墓形制基本相同。此外，除土洞墓、土坑竖穴墓外，辽上京地区的辽墓不论是造型复杂的多室墓，还是相对简约的单室墓均采用的是穹窿顶式的构造，唯一不同的是，墓室平面形式多样。

那么，在大同地区是否只有辽代墓葬的墓室平面为圆形、墓顶为穹窿顶呢？根据现有的发掘资料来看，显然不是。2010年10月在大同市浑源县发掘的唐墓就是其中典型案例。该墓为长方形斜坡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圆形，砌筑于圆形土圹内，四壁墙体以丁砖错缝横砌，然后向内叠涩收拢，最后聚成穹窿顶，其形制与后期的辽墓完全一致。根据墓内陪葬器物推断，该墓可能为唐晚期墓葬。由此来看，在唐代晚期，大同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圆形穹窿顶墓。当然，文化的传承与习俗的延续必然要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在初唐，突厥部活跃于代北地区，唐政府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以突厥首领担任当地都督府都督，并有大量的突厥族及其他草原民族生活于代地，因此，与草原文化相关的习俗也一并出现在了大同地区。圆形穹窿顶墓葬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草原地区常见的毡帐不仅出现在了代地，还将其带入地下，并且一直持续到辽末，成为该地区墓葬文化的突出特点。

二、葬式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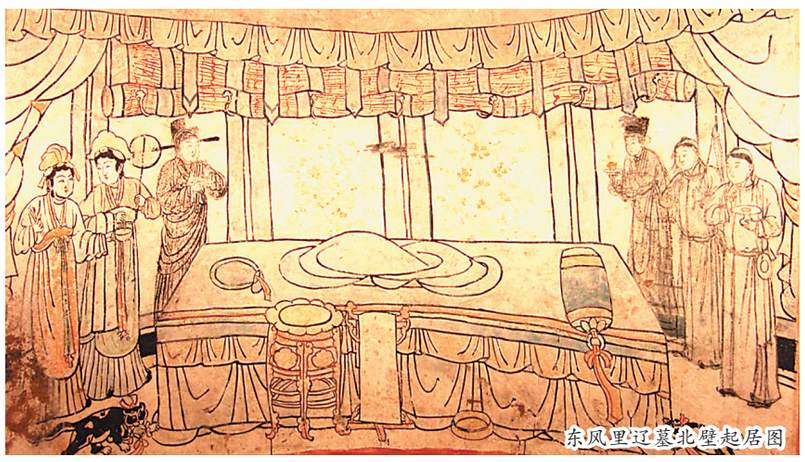
东风里辽墓作为大同地区晚期辽墓的代表性墓葬之一，其葬式特点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东风里辽墓采用的葬式为火葬，这与属早期辽墓的许从赟墓葬式相同。根据目前公开的发掘资料来看，这种葬式方式从辽早期一直持续到辽晚期，是辽代大同地区主要的葬式习俗。然而就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大同地区唐代墓葬均采用土葬方式，金元墓葬则是以火葬与土葬并用的形式出现，唯独辽代独采用火葬，这是大同地区辽墓葬式与唐、金元墓葬的不同之处。

三、壁画分布与题材解读

纵观大同地区已发掘出土的辽代壁画墓，我们不难发现，早期辽墓与晚期辽墓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早期辽墓以单纯的人物图为主，且墓室四壁没有形成固定的表现内容与绘画风格，人物壁画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承接关系，如大同机车厂辽墓、新添堡许从赟墓皆是如此。到晚期辽墓，墓室壁画有了固定的表现内容，通常南壁（即墓门两侧）绘守门侍者，东壁绘宴饮场景，西壁绘出行画面，北壁绘侍从侍奉主人的场景。大同东风里辽墓为典型的晚期辽墓，其墓葬壁画完全符合晚期辽墓的绘画风格，且壁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

东风里辽墓中的守门侍从以老者与女仆组合而成，二者侧身面向墓门，侍仆形象刻画与仪态表情具有辽墓壁画“守门人”的普遍特征。不过，与其他墓葬壁画不同的是，该墓守门侍从周身绘有大量火焰宝珠、犀角、象牙、银铤等纹饰。火焰宝珠纹是一种由卷云纹和火焰纹组合而成的复合型纹饰，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兴盛而流行的一种的装饰纹样，墓葬中一般绘在墓顶或墓门处，有飞天升界之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墓主人信奉佛法的事实。

大同东风里辽墓不论是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亦或是壁画内容上都具有辽晚期墓的典型特征。首先，与大同早期辽墓相比，东风里辽墓仍延续早期墓葬形制，为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为圆形，此外同样采用火葬，只是葬具使用了辽晚期较为流行的真容偶像，当然在这具真容偶像内并未像北京马直温辽墓、宣化张文藻辽墓出土的真容偶像内放置墓主人骨灰那样，其内空空如也。其次，随葬器物上主要以瓷器为主，这与辽早期以陶器为主的随葬特征不同，究其原因，应是公元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以后，该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催生各类手工行业大力发展，而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了墓葬习俗中，因此晚期辽墓多以随葬瓷器为主。最后，与早期壁画墓相比，东风里辽墓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尤其是牵驼出行画面及头梳髡发的人物形象是晚期辽墓的典型特征。



东风里辽墓北壁起居图